



Hot Target

片场疑云

[美] 苏珊娜·布罗克曼 著
朱真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Hot Target

片场疑云

[美] 苏珊娜 布罗克曼 著
朱真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图字：19-2006-168号

Hot Target

Copyright © 2005 by Suzanne Brockmann

Copyright licensed by Ballantine Books,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rranged wit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片场疑云

(美)布罗克曼著;朱真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1

书名原文:Hot Target

ISBN 978-7-5360-5014-3

I. 片... II. ①布... ②朱...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0236号

责任编辑:孙虹 特约策划:秦侯全 装帧设计:elpher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32开
印 张 10.5 3插页
字 数 390,000字
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60-5014-3/1·3933
定 价 2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曲

美国海豹特种部队常要接受一些艰巨的任务,他们不能有一丝闪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例如营救一群被绑架的超模;混在奥运会拥挤的人群中默默维持治安;或者,春假的时候在檀香山进行集训。

但是对长官科斯莫·里克特而言,深更半夜的在一个受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中,以六英尺四英寸之躯在一个有三十五年历史的垃圾道里往上爬,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作他的十大梦想任务之一。

没错,任何一个视特种部队为美军最富魅力的部门的人都不这样认为。

科斯莫带着海豹队第一小组的队员沿着恶臭不堪的垃圾道艰难地进入一座废旧建筑,据说那是个孤儿院。行进时,科斯莫听到了队员托尼·弗拉齐科发出的呻吟。托尼是十六人海豹特种部队里最年轻的新人。现在,他已经被垃圾道里浓烈的恶臭熏得要吐了,但还是极力忍着。

科斯莫还听到了街上传来的炮火声,特种部队第二小组就在那儿,由迈克·墨尔顿带领,此外还有七个队员,迈克·墨尔顿上尉正是这次行动的头儿。现在,第二小组的队员们已经随着“线人”兹亚径直走进了敌人的埋伏圈。

当然,那已经不算什么真正的埋伏圈了,因为精明机敏的迈克·墨尔顿上尉早就识破了敌人“请君入瓮”的把戏了。

一切皆在迈克·墨尔顿上尉的预料之中,他们的“线人”兹亚实际上不怀好意,他跟恐怖分子有关系,是那边的人。一开始,兹亚的确是向特种部队爆料,人质就被藏在这幢大楼里,而这一消息也被美国情报组织证实。显而易见,这个重要“线人”兹亚是摆出了一副“请让我帮助你们吧”的诚恳样子。

但是他从来没有足够具体、明确地表示他想“怎么”帮助。

迈克猜对了,帮助人质逃跑并非兹亚的初衷,绝对不是。非常明显,这个“线人”的目标是“帮助”海豹队被致命的伏兵打得落花流水。

兹亚今晚引他们进埋伏圈应该是有预谋的，他可能已预计好了时机。尽管他隐藏得很好，但头脑机敏、训练有素的迈克还是察觉出来了。他留意到了兹亚小心刻意的拖延，还感觉到了兹亚那几乎察觉不到又暗藏汹涌的兴奋。

在迈克识破兹亚的那一刻，他曾经瞟了一眼科斯莫，科斯莫极轻地点了下头。

没错，科斯莫也看出了端倪。

稍微动脑子，就可以猜到兹亚一定是在等着同伙的到来。试想一下，当特种部队进入这个废旧的孤儿院营救三个美国人质时，只要有一两个恐怖分子在孤儿院埋伏就位，那么等待特种队员们的将是无法躲避的枪林弹雨。

识破了兹亚诡计的迈克假装一无所知，带领着第二小组“欢欣鼓舞”地跟着兹亚“抄近道”，实际上却远了将近半英里。同时，科斯莫悄悄带领着第一小组离开了队伍，以快得多的速度安静而隐秘地从伏兵旁边溜过，他们渴望尽快开始——以便尽快结束——他们在大厦垃圾处理系统里的探险。

另外，在迈克后面不远处，还跟着海豹队第三小组，他们承担着转移伏兵的任务。

这组队伍有个被叫做“巨无霸”的强壮头儿以及七个队员，他们特意跟迈克的人换了不准的武器。深夜，在迈克配合兹亚继续表演的时候，他们很巧妙地转移了敌人的视线：假装不得以投降，并请求恐怖分子的空中支援来帮他们脱离险境。

这样做是为了制造一个假象：让走狗兹亚在这个所谓孤儿院里的恐怖分子同伙们相信胜利就在眼前，美国人是无法突破他们的天罗地网的。

他们估计得十分轻松，甚至可能已经在提早庆祝胜利了。

但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科斯莫他们已经悄悄取道楼后面的小路，钻进像肛门一样的入口，通过垃圾道而率先入内了。

此刻幽默感是很有用的，科斯莫想象这个垃圾道是一个巨大的肛门，第二小组就是插入肛门的开塞露，帮助人质们重见天日。“军用开塞露——更快、更爽、更好用。”科斯莫笑了起来。

在充满腐臭的垃圾道里，这个笑话太恰如其分了。

终于，科斯莫爬出了垃圾道，来到这座大厦厨房的地板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屋子里很安静，灯都关着，四周也没有人。这正是他喜欢的，总比进了一个工厂，发现里面所有人都等着要杀你强得多。他帮助其他士兵，把他们一个个从垃圾道里拉出来：埃斯、吉尔曼、洛佩兹和强克。

然后是三等小军官弗拉齐科，就是那个新人，他好奇地看着科斯莫，像看一个疯子，因为科斯莫还想着肛门的问题而忍不住咧着嘴笑。

“走！”科斯莫用手势示意齐科，“小心点！”尽管实际上没人相信“孤儿院”里有小孩，但也没人希望任何无辜的人受到伤害。

用不着科斯莫示意：他们还得折返到地下室去，因为三个人质在那儿，大家知道该做什么且已经开始行动了。

科斯莫和埃斯·扎内拉打头阵。

他们悄悄地走下楼梯间，蹑手蹑脚地穿过昏暗的走廊。

接着就看到了人质，三个全身泥污的女人缩在单人牢房的一角。

您不会不知道，监狱是所有“孤儿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吧？在地下室，都有着古老的牢房。这是恐怖分子们惯用的混账策略——在美国的友好邻邦，以医院、学校或者红十字会等福利机构为掩护，搭造他们的兵工厂或人质扣留所。

地下室貌似无人把守，埃斯没多想就在第一时间从隐蔽处走出来。

他操之过急了，因为我我说的是“貌似”无人把守，实际上在一堆箱子后面就藏着一个。就在他转头看见埃斯的时候，科斯莫也看到了他。那守卫惊讶而警觉地睁大了眼睛，拿起他的武器，一枝改良过的 AK-47。

只要他往地板上开几枪，其他的守卫马上就会帮忙，不过幸运的是，这位老兄只专注于把他的武器安置在发射位上。

于是，科斯莫有机会首先冲过去。

他一把抓住那守卫的胳膊猛一扭，武器便“咣啷”一声落到水泥地上。

紧接着他把守卫压倒在地，抬起头，看到的是锁在笼子里的三个女人惊骇的眼神。

她们是：修女玛丽·弗朗西斯、伯纳黛特和玛丽·格雷斯。

三位修女，圣主耶稣的修女，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科斯莫铲除了一个恐怖分子。

这种时刻，除了立刻离开，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而且，科斯莫能做什么呢？难道要他结结巴巴地说抱歉？

洛佩兹真是好家伙，他上前一步冲到科斯莫和守卫的尸体的前面，尽全力让几位女士相信，她们不是被另一个对抗的恐怖组织再次劫持。

“晚上好，女士们。我们是美国海军的海豹特种部队，来带你们回家。我是海军看护兵杰·洛佩兹，是一名医生，我们马上就会把门打开。”

弗拉齐科已经准备用他的 C4 打开门锁，但是强克更有头脑，多想了一步。他早就翻了那个死了的守卫的衣兜并找到了钥匙。

这样更简单而且声音还小。但是说实话,不仅小齐科,好几个人都觉得有点扫兴。

“我会为你们做一个简单的检查,”洛佩兹走进笼子继续跟修女们说着话,“我要看看需要如何帮助你们到屋顶上去。我们必须尽快离开,女士们。”

洛佩兹又向修女们解释说将有一架直升飞机落在屋顶上带她们离开,还告诉她们,即使大厦里的恐怖分子听到直升机螺旋桨的隆隆声也没必要太担心,因为恐怖分子们一定以为这个直升飞机是给大街上中了埋伏并投降的海豹队员们预备的。

这时科斯莫低声叫了一下强克,强克知道他想问什么,就点了点头:“好主意,头儿。”

他们的原计划是,强克和埃斯在前面领路到屋顶,洛佩兹、弗拉齐科和科斯莫跟在后面协助修女们,如果她们不行就要背着她们。吉尔曼殿后,保护他们六个人。

但是在搞定了大个子的守卫后,科斯莫相信,没有一个修女会愿意靠近他,所以他打算跟强克换一下位置。

“头儿,准备好了!”洛佩兹报告,脸上还挂着让修女们安心的最后一丝笑容。然后他们便离开。

“那么……那个里克特长官的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个问题问得真是时候。

托尼·弗拉齐科提问的时候,装出不经意的好奇,程度恰如其分。就好像,反正没什么好谈论的话题了,不如聊聊这个吧!怎么样?

当然。

由于回美国的航班再次延迟,十六人海豹队的队员们便一直处于等待中,成功完成秘密营救任务的欢愉也渐渐被消磨掉。任务报告都已经结束,大部分人的个人汇报也都写好并归档。

除了科斯莫·里克特。

他正坐在迈克·墨尔顿的书桌旁,躲在工作区后面,一边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光标,一边诅咒着将要参加的长官考核。

妈的,他憎恨写报告。

“你说那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克林问弗拉齐科,他的声音从大厅传来,听得非常清楚。

科斯莫不再装模作样地打字,仔细地听着。因为,天,难道现在他的故事已经不止一个了吗?

“就是那个故事，”弗拉齐科的语气中透出一点焦躁，“我不是白痴，长官。那个……李克斯岛的流言，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的流言。”

哈哈，克林当然想到了李克斯岛的事情。

谣言的传播，真的令科斯莫有点心烦。它污损了整个队伍的荣誉。它也绝对可以让人们——天真的人们——确信，海豹队队员们也不比那些职业杀手或暴徒好到哪去。

“老百姓也许会相信，”新丁弗拉齐科继续说，“但我们都知道，一个被判过刑的人是绝不可能进入海豹队的。”

弗拉齐科具有一个优秀特种兵的所有资质，可在打听“那个故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恶心俗气的庸人。

队里的人早晚都会问：那让人敬畏的大块头科斯莫·里克特的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大多数人，当他们第一次真正和科斯莫外出执行任务后，都会问这个问题。

能够确定的时间是，在二十四个小时之前，他们已将三个获救的人质，科斯莫仍念念不忘的“我的三个修女”，交给等在空军基地的医生手上。

即使每个人都想打听那个故事，也没人直接来问科斯莫。大部分人只是等到合适的时机，确定科斯莫偷听不到的时候才来问。

不过，无论弗拉齐科还是少尉约尔舒·克林，肯定都想不到科斯莫会在这个小房间里，因为它处在办公区的深处，只占据半个办公室，而且这个办公室现在是给墨尔顿上尉用的。

“根据官方的报告，那不是真的。”克林此刻回答了弗拉齐科。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居然就停在了门口说话，“里克特长官很少提起那件事。”

“那是。可是，说实话，那种官方报告能说明什么呢？”弗拉齐科点破。

科斯莫尽量不去听两个新人对官方报告的争论。以及，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可是最高机密，那个版本中详细记录了多年前的一天发生的一切。还有，刘易斯·凯尔少校是否看过第二份报告，他是新任命的十六人海豹队指挥官。另外，如果真的存在这么一份报告，那里面是不是有科斯莫·里克特的真名，因为好像没有人知道。

科斯莫盯着电脑屏幕，嗯？写到哪了？他又读了一遍最后一段话，是关于解救修女的：

0507，发现人质，确认身份，从牢房中解救出。敌方有一个守卫，警报响之前将其制服。

0510，向屋顶行进。情报正确：建筑中没有儿童。遭遇两名守卫，抵抗微弱。

大街上的另一组按照计划行动顺利，令人惊讶。警报响之前，所有守卫都被清除。

科斯莫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大学老师总是因为他会不自觉地重复而教训他，令他处境难堪。

上帝啊，他憎恨写报告！

这时弗拉齐科又说话了，科斯莫用“了解故事的最新版本”为借口偷听，使自己从第七层地狱中暂时得到解脱：“我听说的是，里克特长官一个人消灭了一百多人。”

哇！

数字已经攀升到一百了。

照这个速度增长下去，等到科斯莫退休那天，这个故事将把他描述成整个军营的毁灭者。

记得数字达到夸张的五十的时候，科斯莫曾想，这有点离谱了。但是，数字仍然继续增长。

见识广的年轻人们，也继续相信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我听说他打败了，”弗拉齐科继续话题，“而且……”

“他没打败，齐科，”克林打断他，语带轻蔑，“他没打败，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你刚刚跟他出过任务应该知道。难道我错了吗？你们在孤儿院里的時候，除了照片中的基地组织成员，查理他们小组一共抓了几个？”

“七个。”小军官回答。

“他亲自上报领赏的人数又是几个？”

“不知道，”弗拉齐科承认，“至少四个，没准是五个。”他笑得漫不经心。“我正忙着洗裤子没太注意。你说得对，长官是个机器人。”

是，没错，科斯莫倒希望这样。要是他真是个机器人，那些修女脸上的惊骇神情就不至于到现在还困扰他。妈的，但这仍将困扰他很长很长时间。

0514，警报响之前，另外四个恐怖分子在屋顶被清除。

说实话，哈里斯教授，去你妈的吧！他不得不反复解释：“如果那些守卫发出声音，整个排会全军覆没，也会有更多的人丧命。”不这样重复这报告根本没法写。

虽然在人们看来，这样给尸体计数一定非常残暴。但那时候，科斯莫实在没时间干别的，他只能将倒下的守卫推到一边，这至少不用让修女们从他们身上迈过去。

干得多棒啊，好样的。

0518，从屋顶搭乘海鹰号直升机离开。

0542，离开敌领空。

搞定了。天，写这个东西比实际完成任务的时间都长。

科斯莫保存并打印出报告。

他意识到，如果这时候离开办公室，他必将经过弗拉齐科和克林面前，此刻这两位正谈到故事的详情。

“于是长官就穿过一个好像是以前村子的广场，”克林说着，“那儿已经血流成河。村子里一半的人都被处死。男人、女人……还有死去的婴儿，你知道吗？好多小孩。”

这边科斯莫合上电脑，把报告放进迈克的文件筐。

“天啊，”弗拉齐科深吸一口气，“我听说过，但我觉得……”

“太离谱了是吧？”克林问，“是很夸张，但这些伤亡信息都详细地写在报告里，所以……而且，你见过萨姆·斯德莱特上尉吗？个子挺高的，德克萨斯来的那个？他离开那个队伍了，但是……”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人，”弗拉齐科说，“我在水下爆破基础训练的时候见过他几次，那家伙冷漠地看着我们生不如死的训练，嘲笑我们。”

“斯德莱特当时也在那村子里，”克林说，“我听说他当时跪在地上，双手抱着头，不停地呕吐。那场屠杀就是那么恐怖。而里克特长官——那时候他还不是长官——他却平静地在那广场上走路说话，看起来一点也不悲伤，像没事人一样摆弄着他衣兜里的卡片。你知道，科斯莫不怎么说话，除非是要下达命令，但当时他站在广场上低声地说着什么，像是自言自语。他一个人站在那儿，说‘干这事的人都他娘的不得好死！’”

事实上，科斯莫说的是“干这事的人应该偿命”。在故事口耳相传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人往里面添油加醋，这不能怪他们，那些发挥增加了故事的戏剧性。

某种程度上，科斯莫自己反倒该负些责任，因为他从来没有出来纠正过。

那次传说中的行动发生在很多年前，科斯莫刚刚入行。十六人海豹队被派往一个叫做“深渊”的国家，那里是恐怖主义的温床。在北部的高山上，交战的两个团伙互相躲避，远处一个小村子里的人把其中一方的头子惹怒了，他们便进行了疯狂的破坏。

海豹队的任务是护送谈判代表进山，帮助促成和平对话以结束流血冲突，还要将村民们安置到安全的地方。

有几个队员还接到命令,要求他们找到那个恐怖主义头子的营地。于是,有一个班离开大部队专门去完成此项任务。

而科斯莫参与的是行动的收尾工作。虽然是在寒冷的冬天,但广场上成堆的尸体必须处理。

科斯莫一生中不得不做过很多恶心的工作,但这一次是最糟的。与之相比,昨晚在垃圾道里的爬行简直就相当于跟尼科尔·基德曼^①在公园里野餐。

还有美女蕾尼·齐薇格陪着。

“据说是他发现了那头子的营地。”克林告诉弗拉齐科。

这里的“他”指的就是科斯莫,现在已经投降了——此刻的八卦他想不听都难。科斯莫坐在迈克的椅子上,头后仰着,脚翘在办公桌上,闭眼静听。得听一阵子呢。

克林继续说:“没有人记得下命令去找恐怖头子的时候科斯莫在场,但他没准在帐篷外面听到了。据说入夜以后,他独自进山去拜访了一下恐怖头子。第二天早上,谈判代表们没有进行磋商会议,而是帮忙装载了一百多个尸袋。那头子和大部分手下都死了。”

“大家都相信是克里特长官干的?”弗拉齐科问。

“不,”克林回答,“不过很显然他没有对那一晚作出解释——除了向军方。而且,如果那晚他是出去做别的事情,又为什么不说呢?也免得大伙猜测,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多年前的那一晚他做了什么,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他没有义务向任何人解释。科斯莫几乎要站起来冲到大厅里向他们大喊了,但他还是坐了下来,因为弗拉齐科始终是个好孩子,如果就这样被抓个背地八卦别人的现行,将令这孩子万分难堪。

但克林是个骄傲自大的军官,在那种情形下,这种人要么立刻钻进平民堆里,要么突出重围,反正不会杀人。

“还有,”克林继续说,“还有一个人,也是海豹队的,叫郝思金,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在队里了。他有时会去瓢虫酒吧,你可以自己去问他——他说黎明的时候看到了科斯莫长官,走去河边去清洗制服上的血迹。还有比尔·希夫曼——你见过吧?他曾听到过一个村里的老人感谢科斯莫,好像说‘您的大恩大德我永远也还不清’之类。”

“靠。”弗拉齐科骂了一句,语气中意味深长。

“得了,”克林回应道,“不管怎么说他给那里带来了和平,至少在另一个头子

^① 好莱坞女影星,主演《冷山》、《狗镇》等影片。

来之前。”

弗拉齐科和克林沿着走廊渐行渐远，他们的声音也弱了下去。

“你认为他干的吗？”科斯莫听见弗拉齐科还在问，“是他把所有人都杀了吗？”

但科斯莫没能听到克林的回答。

他一直等着直到听见大厅尽头关门的声音。科斯莫拿起太阳镜，站起身，“终于自由了。”他呼出一口气，声音的小得刚好自己一人听到。

“是你吗？”一个女声传来，略带西班牙口音，科斯莫立即听出是玛丽·格雷斯修女，三个修女中最年轻的那位。

先不说这个，科斯莫吓得差点没跳起来。他怎么就没注意到她过来了呢？

窗外的天空有点阴郁，但科斯莫还是戴上墨镜，然后转过头来面对格雷斯修女。

还好，她压根就没打算让科斯莫回答她的问题，而是直截了当地说：“墨尔顿上尉觉得我可以在这里找到你。”

科斯莫站在原地等着她继续走近。

“我还没有机会谢谢你，”她告诉他，“所以……”她的手微微颤抖，手指纤长而优雅，指甲很短，但修剪得很好，“谢谢你。”

“不客气，女士。”科斯莫回答，并点了下头，意思是她可以走了。“很高兴您和您的朋友平安无事。”

但是她并未离开，“您能给我一分钟吗？”她问，“您介不介意我坐下？”

这时科斯莫正巴不得赶紧脱身。他将放在墨尔顿文件筐里的报告又拿起来，对这位修女说了一个谎：“不好意思，我必须马上把这个交给上尉。”

她严肃地点点头，看来是相信了科斯莫：“那我可以跟您一块走几步吗？”

科斯莫有点犹豫，但不等他回答，格雷斯修女已经让出一条路等着他走了。别无选择了。

她很漂亮，一种修女的美，短而黑的头发，眼镜也藏不住双眼的的光芒。不过她不会有什么好事找科斯莫，最好的假设是，她打算针对他在解救过程中使用该死的暴力而布道一番：

谢谢您救了我的命，但您就一定要伤害那些可怜的恐怖分子吗？

他知道该怎么回答。如果她是熟悉的朋友，他也许会问：您的意思是，我应该任由您和我队友的安全受到威胁，而不除掉那些“可怜”的恐怖分子？那些在一星期内制造了三起汽车爆炸而导致 268 人丧命的“可怜”的恐怖分子？是他们攻击了你们这些维护和平组织的代表们下榻的饭店，杀了你们 11 个代表，是他们绑架了您和您的两个朋友，并打算将你们受虐致死的录像公之于众以警告其

他可能拒绝他们的人。

但是科斯莫没有这么说,相反,如果她问了那个问题,他会简单地回答,不,女士,我不能。就这样,礼貌地道歉,然后离开。

如果这位女士最近的经历仍然没能转换她“永久拒绝暴力”的思考方式,那么无论科斯莫说什么,都是不能令她改变主意的。

当然她肯定也知道他也改变不了。

但是直到他们走下楼梯,走进脆弱寒冷的阳光中,她都没有说一句话。

“我想知道,”她开口了,“请原谅,这个问题可能太私人了……您结婚了吗?”

什么?这……科斯莫感到匪夷所思,透过墨镜的上方看着她。

通常很少有人能令科斯莫如次彻底的惊讶,而玛丽·格雷斯修女,不仅做到了,而且之前还能成功地悄悄靠近科斯莫——这都是不寻常的。

“没有。”科斯莫回答。

“那您有女朋友吗?”她又问。

他中断了眼神交流,“没有。”耶稣啊,难道她……?科斯莫祈祷着——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但愿她不是喜欢上自己了。这太荒谬太亵渎上帝了。

但如果仅仅把她看作一个女人,对科斯莫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说明他对陌生人很有吸引力,或者对那些饥渴的人很有吸引力——那些渴望着“把我捆起来”的人,或者更糟——那些“我要你把我当作骰子,如果你对我温柔体贴,我马上就走”的人。

对于科斯莫来说,有一些事物就像归航信标一样,可以令他精神振奋——那些认为他危险并倾倒于此的女人们。假如这世上有一种“慕男狂”修女,那么她找到他就十分有意义了。

求求你了,上帝,如果你看到这一切,就让这个女人的欲望止步于唱一两句圣歌,像什么“攀上每座高山”吧。

“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人吗?”她继续问,“有什么能跟您谈心的人吗?”

是这样,他明白了。她并没有想跳到他身上,谢天谢地,亲爱的主。她只不过想确定一下,他是否有排解情绪和精神压力的出口。

科斯莫停了下来,低头安静地凝视着她,他知道自己的影子和扑克脸足以令强壮的男人都浑身发抖,但玛丽·格雷斯修女并未因此感到窘迫。

她反而上前一步,“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如果你需要向什么人倾诉的话,尽管来找我。”她对他说。

她有着美丽的眼睛,如此温暖而宁静,真诚而不带偏见。

“我很好。”他说。

“我知道。”她说话的时候挂着微笑——不仅仅是职业习惯。“但每个人都需

要找人倾诉,你不觉得吗?”

“队里有精神科医生。”他告诉她。因为她站着以那样的眼神等待他的回答。要是换了别人,他早就说声抱歉扬长而去了。

“那很好。”她说,脸上现出另一种温暖的笑。

这令科斯莫意识到自己是个骗子,“我不常去看医生,或者说……”他纠正自己,“事实上,我根本就不去,你知道……除了受命去……”

“但只要你有需要你就可以去,对吗?”她问。

“对。”

对话陷入了沉默,但她不打算打破沉默,只是站着微笑着看他。

克林和弗拉齐科穿过院子,他们正跟埃斯讨论着举行一场垒球比赛的事。三个人都用眼角余光看着科斯莫和修女。

玛丽·格雷斯修女最后告诉他“我会为你祈祷”,天,这种时刻他该怎么回答呢?

“谢谢,修女。”

这时强克救了科斯莫——上帝保佑他吧。他从行政大楼里跑出来,大喊着“嘿,埃斯,你看见科斯莫了吗?”

埃斯指了一下,强克向着这个方向跑了过来。“打搅了,长官。我们刚刚接到美国来的电话,您母亲——她很好——不过她出了个事故。我猜她摔着……好像伤着手腕了,两个手腕”

哦,狗屎。“对不起。”科斯莫对修女说。

当他向办公室跑去的时候,他听到克林少尉问弗拉齐科和埃斯:“里克特长官有个妈妈?”

第一章

科斯莫的妈妈快把他弄疯了。

好吧，公平地说，并不是他老妈，而是她的音乐把科斯莫逼出家门，他不得不开着车回到通向圣地亚哥第五大道。

科斯莫把车停在一幢低矮丑陋的建筑旁边的空地上，“排忧”公司就座落在这里。他穿过马路向大门走去，太阳照在他的后脖颈子上非常温暖。和往常一样，门是锁着的——很显然，汤米·保拉提仍未幸运地为他的保安公司找到合适的前台接待。不过，他已经建立了一个系统，这样他就不用一天跑二十多次为别人开门。

科斯莫抬头望向头顶的监控摄像，确保汤米能够看清这个按门铃的人的脸。

一声嗡鸣后锁被打开，科斯莫走到里面。

“自己拿咖啡，我马上就好。”汤米在科斯莫身后的一间办公室里冲他叫着，“你妈妈怎么样了？”

“好多了，谢谢。”科斯莫回过头答道。

她确实好多了。刚出事那会，科斯莫第一次去看她的时候，她痛苦万分，脸色灰白，虚弱地躺在医院的床上，看上去老了很多。

而现在她已经回家一阵子了，且又恢复到生机勃勃的状态。

这当然很好。

但是，仁慈的主啊，如果科斯莫再多听一遍《化身博士》的原声大碟，他就要大吼了。

“因为你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体会它的美妙，”老妈曾经这样对他说，“如果你多听几次……”

哦不！不，不，妈妈，我已经听的够多了，真的，谢谢。

科斯莫在“排忧”公司的休息室，自己倒了点咖啡。

实际上，他喜欢的是《尿尿镇》，还可以一遍遍地听《光猪六壮士》的电影原声。或者听《西区故事》，适当的时候，甚至还会让他那通常超级愤世嫉俗的干涩眼睛流下两滴清泪。

但妈妈喜欢的百老汇音乐剧，大部分都属于赖利叔叔所谓的“惊声尖叫”一类。充斥着不免滥情的唱段，还以渐强的方式令高音三倍膨胀，照赖利叔叔的说法，演唱的女高音和男高音们，绝对该立即被警察逮捕。

赖利叔叔说这种话，没有人责备他，但是如果科斯莫敢大声这样说，就只有上帝能帮他了。

更别说是对他妈妈这么说了，那她一定会给他脸色看，然后强迫他上几个小时的音乐欣赏课。

就算是对海豹队的同事们，他也不曾发表过这些评论。

如果他那样的话，海豹队员们一定会以为他是……

同性恋。

他当然不是。

一点都不像。

完全不是，他一切正常。

如果他是，他和妈妈相处起来或许简单一些。没准他会生来就具有特定基因欣赏《化身博士》，以及《歌剧魅影》和《悲惨世界》等等一切让他听着想磨牙的“惊声尖叫”音乐剧，他会带着妈妈年复一年地去看它们。

科斯莫拿起咖啡，一屁股坐在一张崭新的真皮沙发上。沙发的颜色像黄油一样，还带着点蜂蜜般的浅褐色，它们取代了以前那些搭配不当的椅子——公司为了节俭，捡来商店淘汰的货品加上软垫，结果将前台前的地方搞得一团糟。

哇，墙壁也重新粉刷过了。

杂志架、小型盆栽，以前的荧光灯也换成了真正的日光灯。

汤米的妻子凯丽几个月前坚决要重新装修公司，她一直强调汤米只是要尽力维持他刚刚起步的公司，而并非一个土得掉渣的穷鬼。

这些宽大的真皮沙发虽然很漂亮，却不是凯丽最初想要的淡雅活泼的新英格兰居家风格。

那是别人选的。

别人，但也不是汤米，他是个出色的领导者，却严重缺乏时尚与设计眼光。

“您是来开会的吗？”

科斯莫抬头一看，一位陌生的女士正从大厅向他走来。这位女士穿着细条子的套装，合体的剪裁显出极富女人味的娇小体态。她有着金黄色的短发，面容精致，每个细小表情都令人心神荡漾，一双蓝眼睛透出清冷的礼貌。专业而睿智。

是那种拿名牌大学文凭的聪颖女性。

她手上没有戒指，两只都没有。指甲被咬得不能再短——这与她职业女性

的身份形成了鲜明而神秘的对比。

她往前走了几步又问：“需要帮忙吗？”

“不用，女士。”科斯莫终于反应过来，并在内心警告自己：跟人家说话，傻小子。她当然能帮他，他非常愿意她来帮他。他至少应该礼貌些。“谢谢您，我正在等保拉提经理。”

她于是笑了笑，她已经美得令人窒息，这一笑更加散发出惊心动魄的魅力。科斯莫几乎都想跪下来，请求她做他孩子的母亲了。

“你一定是海豹队的。”她说。

“噢，是的。”傻瓜，快站起来，哦上帝，别把咖啡弄洒了……还是晚了，几滴咖啡飞溅而出溅到了她的手指上，天哪！咖啡是热的！

她假装没有注意到，科斯莫也假装不去理会自己被烫的手指。她甚至伸出手：“我是索菲亚·加夫利。”

索菲亚，多美的名字啊，当她说出口，所有的暴力都会停息。她的容颜，她的穿着，她微笑的样子，都完全配得索菲亚这个名字。

科斯莫本想在裤子上擦干手，但来不及了。“我叫科斯莫·里克特，抱歉，我……”

是一个大白痴。

他转身在咖啡机那找到了些餐巾纸，谢天谢地。

幸好索菲亚没有跑出去大叫：“救命啊，把这个白痴赶走！”科斯莫擦手的时候，她替他说：“你一定是来这帮助解决梅塞德斯·查德威克的事情的。”

“我也不太清楚，汤米说洛杉矶有点小事需要我帮忙。”科斯莫说。

“就是这事。”现在科斯莫的手干净了，她端起了胳膊，“梅塞德斯是个电影制片人，好像也是编剧。”她告诉他，“她接到死亡恐吓。”

通过握手而抚摸索菲亚的机会显然是错过了，扼腕叹息啊！

“嗨，科斯莫。”汤姆·保拉提从后面走过来，微笑着欢迎他：“不好意思，久等了。”

“没关系。”

“差点忘了，凯丽说明天中午去看你。”

“她怎么样？”科斯莫问，凯丽正怀着她跟汤米的第一个孩子。

“怎么样？除了不能飞让她有点不高兴。”汤米说，“她特别想在孩子出生前回马萨诸塞的海滩上呆一礼拜，但是医院检查让这个计划搁浅。有天晚上我们讨论了四个小时，就为了告诉她医生的‘强烈建议’是什么意思。”汤米转动着眼睛，“不过恰好有个客户在马里布的海滩边有幢房子，他一直让我们去住。所以我们明天就去那。你来能帮我个大忙，明天吃完午饭送凯丽过去。”汤米又看着